

袅袅轻烟

溫馨港灣系列

尹达 著



温馨港湾系列

轻烟袅袅

尹达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新登字 3 号

温馨港湾系列

轻烟袅袅

Qing Yan Niao Niao

尹达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山东省文登市印刷厂印刷

字数:90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9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责任编辑:马达骥 封面设计:巨德云 责任校对:吾平

ISBN 7-5313-1148-8/I·1028

全册定价:46.80 元

本 册:8.55 元

内容简介

爱，是永恒的！爱，不会死去！爱，不仅甜蜜，有时也有苦、有酸，令人永远回味，永远回忆，令人刻骨铭心。

该书描写台北一位有名望、有地位和有财势的男子李家卿，其外表和事业同样出众，因而吸引了众多的女孩子，由此发出一段段酸甜苦辣的爱情纠葛……

小说悬念迭起，富有吸引力，褒扬爱情中的真善美，鞭挞了爱情的自私与丑恶！

目 录

一	意乱情迷	(1)
二	旧事难寻	(30)
三	父子争风	(68)
四	鸳梦重温	(95)
五	访蝶查艳	(121)
六	温馨情浪	(154)
七	疑踪初绽	(185)
八	芳心妒火	(212)
九	永恒的爱	(243)

— 意乱情迷

美国。

内布拉斯加的夜色很迷人，每当夕阳将最后一点余晖均匀地洒在天边那永远淡淡的云朵上时，整个城市便成为一大片朦朦胧胧的剪影，座座高楼与远山和谐地成为一个整体，谁和谁也分不开了。

李家卿的心情很愉快，他走出实验楼的大门时，一身轻松，因为工作一结束，他就要和心爱的女朋友见面了，两人的感情早已同内布拉斯加的美景一样，无法分出彼此。

另一方面，他的实验得到了导师伍德波罗先生的高度评价，伍德波罗先生已经决定将他留在身边作为自己的副手。

现在，李家卿就要将这个�息告诉她——他心爱的女友。
是呀，好消息是要跟亲爱的人分享的！

他下意识地提了提手中的包，心中泛起一阵柔情。

包中装着礼物，他专门为她买的礼物，那是——现在可不

能说，他准备给她一次意外的惊喜。

家卿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向巴士站，准备乘巴士赶到她的公寓。

他看一眼腕子上的表，已经快九点了。

一辆红色“宝马”跑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他身边。透过车窗，家卿看到美国同学珍妮·拉斐特的笑脸。

“嗨，Mr 李，又要去找你的 Danling 了？”珍妮问道。

家卿对她点点头，微微一笑；没有答话。

珍妮摇下车窗，调皮地问。

“你敢不敢和我去海滨游泳？”

家卿指指手表，回答道：“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而是没有时间了，我十点钟约了人。”

“我知道你约了人，而且知道你约了你的情人。但你真不想体会一下夜泳的浪漫吗？”

“不！”家卿答道。

“你们中国人可真是——”珍妮噘起了漂亮的小嘴。

家卿打断了她的话。“我可是按美国人的习惯——约会一定要准时。

“你不会迟到的，”珍妮边走下车，边说道，“你乘巴士要 55 分钟，我开车送你去只要 20 分钟，这样，我们顺路到海边，可以玩 35 分钟，怎么样？”

家卿尚未答话，珍妮已拉住了他的胳膊，把他塞进了车中。

“别，别——珍妮，你听我说。”但珍妮未等他的话结束，便一踩油门，一溜烟地奔向了海滨。

同一时间，台北郊外一幢漂亮、豪华的别墅内。

李家卿在笑。

他笑得很轻松。

他身边的女孩子也在笑，并用一双迷人的大眼睛痴痴地注视着李家卿。

这女孩子叫阿荃，只有 19 岁，认识李家卿已经 12 天了。

这很不容易，能在李家卿身边呆 12 天还没让他不厌烦的女孩子实在不多。

李家卿 41 岁，丧妻 10 年，早已过了悲痛的时期，所以——他笑。

带着阿荃在赌桌边微笑。

因为他手中拿了一副好牌。

李家卿牌技并不出众，但他有钱，对钱他毫不在乎。

但手中有一副叫得响的牌总是令人心情愉快的。

牌桌上共有四个人在赌，这张牌已有两家退出——因为坐在李家卿对面的秃头胖子牌面上早有三只“爱司”，而李家卿的牌面是黑桃 8、9、10 和杰克。

只有李家卿自己知道底牌是什么。

“同花顺说话。”秃头胖子的额头上已渗出了点点汗珠——台面上已有三十万了。

家卿从心眼往外看不起胖子，还算得上是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为区区三十万竟开始流汗了。

“再加二十万。”李家卿将钱扔上了台面顺势吻了吻阿荃那张娇艳欲滴的小嘴。

阿荃是台大外语系二年级的学生，她被比他大一倍的李家卿深深迷住了。

为了什么呢？他的风度，他的气质。

反正不是因为他有钱。阿荃对自己说，我追求的是爱情，不是金钱。

此刻阿荃也看得出局面有些紧张，因为秃头胖子的手有些

发抖。

他的底牌也是一张“爱司”，但他拿不准李家卿的底，如果那是一张黑桃皇后，自己就输定了。

但如果不是一张黑桃皇后呢？

胖子咬了咬嘴唇，缓缓说道：“跟了。”

胖子很不幸，因为李家卿的牌恰好是黑桃皇后，同花顺赢四条“爱司”。

李家卿微笑着将七十万元筹码拨到了自己面前。

阿荃绷紧的脸也舒展开来。

胖子“忽”地站起身，双目通红，盯着李家卿，许久后说道。

“赌钱没意思。”

“那你说怎么办？”家卿问道。

胖子一指阿荃。“我出五十万，赌你的女朋友，如果我赢了，就让她陪我一夜，怎么样？”

“什么？”

阿荃的脸也有些变了。

李家卿也盯着胖子，道：“别太过份。”

“怎么？不敢了？”

阿荃正要说话，李家卿一摆手止住了她。

“我的女朋友，”李家卿微笑道，“只值五十万吗？”

“你说多少？”胖子问道。

“一百万。”

阿荃站起身，满面疑惑地望着家卿。

家卿用手将她重新按回座位，吻了一下她的脸蛋，说道：“阿荃放心，我怎么会将你输给这个丑八怪呢？”

真是奇怪，家卿的话一入耳，阿荃竟真的放心了。

这就是爱吗？

“怎么赌？”胖子又问。

“一局定胜负。”

家卿阴沉着脸答道。

局面开始紧张，连侍者们都停下了脚步——尽管他们的脚步从来都不重。

“李，我爱你。”珍妮对家卿说。

两人坐在海边，静静地听着浪头拍击礁石的声音。

海浪拍散后，不肯落后的滴滴海水在黑暗中划着弧线溅在他们的脸上和身上。

“我们该走了，”家卿说，“再不走，我要迟到了。”

他竟似乎没听到珍妮的话。

珍妮一把搂住了家卿的脖子，颤声道。

“李，答应我，我愿为你献出一切。”

“不，”家卿轻轻挣开她，“珍妮，你听我说，你是个好姑娘。但这是不一样的，以后有机会我向你解释，现在我真的得走了。”

说罢，他站起身，缓缓走向珍妮的“宝马”。

珍妮的眼睛里噙着泪珠。

不过，隔了暗夜，家卿看不到。

两人坐进了汽车。

珍妮用手背擦了擦眼睛，道：

“李，我不想让你为难，也不想伤你的心，但得告诉你，你的好个她今晚同泰勒在一起，他们——似乎很要好。”

家卿笑笑，道：“开车吧，谢谢你送我。”

他根本不相信珍妮的话。

泰勒也是他们的同学，泰勒和她，怎么可能呢？

珍妮起动汽车，边开边说：“李，无论你看到什么，千万别伤心。”

“我不伤心。”家卿心里说，“我会看到她在那里静静地等着我，那么美，那么让人心醉。”

别墅里出奇地安静。

秃头胖子面前的牌是三张不同色的 8、10 和爱司。

李家卿的牌面是一对杰克，一张爱司和一张皇后。

只差一张牌了。

这是一张决定阿荃一夜归属和一百万元钞票去处的牌。

秃头胖子得到了一张 8，而家卿得到了一张国王。

家卿心中暗笑，因为他的底牌也是一张国王。这样，他有了两个对，而对方牌面只有一对 8，自己的胜面占了至少百分之八十。

“开牌吧。”家卿笑着说。

“为什么你不先开？”胖子说道。

因为一局定胜负，双方无须追加，只比牌面大小就行了。

家卿依然保持风度，面含微笑地翻开了底牌的那张国王。

秃头胖子也掀开了自己的牌。

阿荃脸色一变。

因为那是一张 8。

家卿输了。

他输掉的是阿荃。

秃头胖子哈哈大笑，站起身来，对阿荃说：“小姐，跟我走吧。”

“不，”阿荃喊道，“家卿，快告诉他不行。”

家卿说道：“阿荃，跟他去吧，咱们输了。”

阿荃睁大了双眼，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秃头胖子身后的四个保镖已经缓缓向她走过来。

阿荃突然间有些后悔，这一瞬间，她明白了很多。

但一切似乎都晚了。

她已逃脱不掉命运的捉弄。

家卿告别珍妮，急匆匆奔向那幢灯火辉煌的公寓大楼。

他不想伤害珍妮，但在伤害她与答应她之间选择一条路，他也只能这样做了。

现在他脑海中已丢弃了珍妮的影子，登上了电梯。

电梯缓缓向上升去，他心中只骂电梯太慢，足足一分半钟才爬上 21 层。

电梯已经破旧，开门时发出一阵轻微的“吱吱呀呀”声。

家卿举步走出，但同时他的人整个凝住了。

因为他看见两个人在接吻。

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那个她和珍妮刚刚提起的——泰勒。

二人的吻那么专心、忘我，以至根本听不到电梯门的声音，也看不到刚从电梯中迈出来的李家卿。

三天后，《台北日报》头条出现了两条新闻，一是李家花园的半个主人，富翁李家卿的弟弟李家卿自美返台任教。二是在日月潭发现一具自杀身亡的女尸，经警方多方调查，死者 19 岁，名叫何美荃，死前系台大外语系二年级学生。

没有人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这两件事也的确没什么因果关系。

但这两条新闻被市民津津乐道，成为他们饭后茶余的谈资。

直到四年后还有人提起。

夕阳中，一部豪华、崭新的“标致”大房车缓缓驶进

花园，停在那幢两层楼高的漂亮大厦前。司机开了车门，恭敬地迎出了一个中年男人，看他的背影英伟挺拔，气派不凡，他是李家花园的男主人李家卿。

司机把汽车从弧形的路上驶进车房，就绕过圆形花圃和喷水池回到后园的仆人房中去。

李家花园是台北市出名的建筑物，它并不是供人参观的花园，像每一个人“家”一样，这儿住着姓李的一家人，与别人不同的，是李家主人的名望、地位、财势和那一园子的各种兰花。花园分成前园和后园，占地并不大，总共面积大约 300 坪（一坪合 3.3057 平方米）左右，但在愈来愈是寸金寸土的台北市，这么大的地方也令人羡慕了。

前园进门处有一条弧形路直达屋前，从另一方面又转回大门口，是供汽车行驶的，整条路围成圆形，中间是花圃和喷水池，路的两边就全是造得十分美丽、整齐的白色木架花棚，棚里全挂满了兰花。

后园有一个玻璃造的温室，温室里当然是各种兰花。温室房边是个 50 尺的圆形游泳池，池畔有撑好的遮阳伞，还有一个活动酒吧。在一大排灌木植物的后面，就是一连五间的仆人房了。李家有五个仆人：司机、园丁、厨师和两个打扫屋子的女仆，此外还有一个住在大厦楼下的女管家莲姨。

李家虽有女管家及五个仆人，主人却好少，除李家卿夫妇和 19 岁的儿子荆孝威之外，只有家卿的弟弟家卿，家卿就是所有兰花的保护及培养者了。

家卿已有 45 岁，是个社会名流。他除在自己庞大的事业外，还是民意代表，又是一间学校的董事长，虽然如此，他的名气却来自另一面——他风流不羁，豪放不群。他的罗曼史、他的新闻在上流社会流传不已，他本身却绝不在乎，他说一句

很有风格和具本色的话：“我为自己活，不做金钱或感情的奴隶。”所以他活得多姿多采，活得有声有色。

他的原配夫人在五年前已去世，留下 19 岁的儿子原野。家卿跟现在的太太雯娜才结婚两年。

她只有 32 岁，是个极出色的服装设计家。雯娜系出名门，留学法国，讲得一口令英、美人士都羡慕的漂亮法文——在国际社交上，法文被公认为是最高级和优美的文字和语言。她不只设计服装出色、仪表出众、风度出众，口才也出众，未嫁家卿前，已是上流社交界的名花，做了李夫人，更是名噪一时，似乎，任何有她出现的场合，必能使气氛和效果更完美。她被认为和家卿是天作之合。

然而，是这样吗？人们只能看见一切的表面，只有当事人自己能看见内心深处。他们夫妇俩都知道，短短的两年婚姻，已使他们之间有了裂痕和不协调，这——为什么呢？这样令人羡慕的一对，无论外表、气质都那般相配，怎么可能？事实上，他们都有苦衷，只是，他们都不再年轻，苦衷都已隐藏在世故背后，裂痕和不协调也掩饰得天衣无缝。

家卿却是个怪人，他比家卿小 10 岁，只有 35 岁，看来却比家卿深沉得多。兄弟的外形很像，都漂亮、潇洒，都有一对深邃和似乎会笑的眼睛，只是，土柏眼中的笑容和暖如春风，家卿的却冰冷得令人退缩。家卿比家卿瘦削，可能因为比较年轻。家卿比较英伟，难能可贵的是 45 岁竟没有肚腩。

家卿在一间大学做讲师，教植物学，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就一直在教书。他很安于这份工作，似乎，除了教书就是兰花，其他的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占有他的思想、心胸和眼光。他住大厦的楼下，除了进餐的时间，很少和家卿夫妇见面，就算见了面也沉默不语。雯娜最初很不习惯，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原野 19 岁，刚考上大学念哲学，是个思想开放，很新潮，有点叛逆性的男孩子。他继承父母的漂亮和英伟，在学校是个活跃而光芒四射的家伙，不少女孩子都喜欢他，他却很专一的情有独钟他的邻居，比他小两岁的洪楠楠已占据了他整个心灵。

“楠楠，晚上去跳舞？”原野问。他们一起走进李家花园，走上大厦的石阶。

“跳舞？无聊。”楠楠扬一扬眉，撇撇嘴。

她是个苗条、修长的女孩子，长长的头发披泻到腰际，白色的迷你裙裸露出浑圆结实的大腿，棕色的皮肤，琥珀色的眼珠，配上一脸的野气，一脸的热情和一脸的青春，全身上下就是一副不妥协的模样。

“跳舞也无聊？你想做什么？”原野打开大厅的门。

“我想——打架。”楠楠皱皱鼻子，脸上小表情真多。

“算了，你没有一句正经的。”原野摇摇头，管它满身臭汗，倒在名贵的沙发上再说。

“谁说不正经？我真想痛快淋漓的打一架。”楠楠指指心口，“我这儿有火。”

“胡扯！”原野望住她笑，“有男朋友还有心火？”

“男朋友？你？”楠楠指着原野，仰天大笑。

“笑什么？难道我不是？”原野被她笑得不自在了，涨红了脸从沙发上坐起来。

“你当然是，只是——你太年轻了。”楠楠琥珀色的眸子发光，她似乎在开玩笑，一点也不正经。

“你才 19 岁，只懂得跳舞。”

“太年轻？”原野又倒下去，“你才不过 17 岁，你想认识个 40 岁的？你还想我懂什么？”

“40岁怎么样？男人40岁才成熟，才光芒四射，才有味道，才——”

“才像爸爸。”原野大笑起来，“你希望男朋友像我爸爸？”

楠楠琥珀色的眸子发着光彩，很神秘，很成熟，这一刻，她真不像17岁。

“原野，你的确太年轻了。”楠楠似真似假的感叹，“等你40岁的时候，你或许会明白。”

“明白什么？你缺少父爱？”原野摇着头，“楠楠，别做梦了。今晚去跳舞？”

“又说跳舞。”楠楠毫不感兴趣地望望楼梯，似有所待，“你爸爸呢？”

“谁知道。或许在楼上，或许预备出去应酬，或许与女朋友约会。”原野耸耸肩，像在说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谁知道呢？”

“你妈妈不管？”楠楠又看楼梯。

“她？”原野的神色变得不屑，“她只管自己，打扮、交际、花钱，而且——凭她也管得了？”

“你——不喜欢她？”楠楠很敏感。

原野不出声，神情更是鄙夷。

“她很美，很有女人味。”楠楠自顾自的说，“我觉得她很幸福。”

“幸福？”原野不明白。

“能够嫁给你父亲喽。”楠楠笑得叽叽咕咕的。

“这倒很难讲，要看哪一方面。”原野沉思着，他说得相当公平，“在金钱、名望上也许幸福，另一方面——”

“没有另一方面。”楠楠打断了他的话，“能做你父亲的太太就该满足了，还有什么另一方面呢？”

“你把我爸爸说得太过好了。”原野笑。他绝对没有听出她

话中另有深意，她才17岁！

“我这样像爸爸，你也该很满意了吧？”

“我？”楠楠眼珠儿一转，“我该满足吗？”

楼梯上一阵轻微的脚步声，虽是走在厚厚的地毯上，像猫般的楠楠却立即惊觉——是了，她真像猫，像一只有野性的琥珀色眸子的猫。她迅速从沙发上跳起来，像猫儿遇见猎物般竖起了全身的毛。

下楼的是穿着白色运动衫、浅蓝色的长裤的家卿和仪态万千，身穿晚礼服的雯娜，看他们的打扮完全不配，显然不是赴同一宴会。雯娜永远是那副贵妇模样，脸上挂着一成不变的漂亮微笑，高傲而显得有点冷漠。家卿却是年轻、洒脱得出奇，他的打扮、他的神情、他那会笑的眼睛，还有那亲切和说不出的吸引力，他看来像原野的哥哥。

“李伯伯、伯母，出去吗？”楠楠迎着他们。

“是啊！”家卿的视线从楠楠脸上移到身上、腿上，他眼中闪动着惊讶，“楠楠，你今晚真漂亮。”

“是吗？”楠楠完全不在乎一边的原野和雯娜，语气、眼光都像是在挑战，“只是今晚漂亮？”

“伶牙俐齿的小花猫。”家卿开玩笑地搂一搂她的肩，“和原野好好玩。”

伴着雯娜，他们夫妇走了。

刚才不到两分钟的场面很特别，说话的只有家卿和楠楠。雯娜微笑，原野却是连半丝表情也没有。

“怎么了？原野。”楠楠看他一眼，眼中特殊的光芒消失了，“怎么一声不出，也不和你父亲打招呼？”

原野冷冷的一笑。

“他并没有看见我。”语气甚是不满。